

水缸

在自来水还未普及之前,水缸与灶头、碗厨一样,是农家最有烟火气的灶头间“三大件”之一。水缸一般都是用相对粗糙的陶土烧成,表面涂着深棕色釉,上大下小的圆形口。为了舀水方便,水缸都放置在灶头边上,这样无需挪步,仅需转个身就能顺手把水从水缸里舀上来倒在镬子里,省时省力。舀水用的勺,有铜质的,有铝质的,也有木质的。

水缸与农家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过去大部分家庭依水而居,淘米、洗菜、洗衣服等去河埠头,烧饭烧水、洗脸洗脚等用水几乎都来自这只缸里。每当清晨,主妇们一早起来去灶头上烧粥,粥烧好后又忙着去河埠头洗衣服。一夜未见,东家长,西家短,话匣子打开后,邻居间像有说不完的话语。男人们起来就忙着去河埠头挑水,那时河水清澈见底,一副水桶装满水约四五十公斤

重,连挑几担直至水缸装满为止。不少人家还专门给水缸做了两个半圆形的木质缸盖,考究一点的家庭在缸盖上钉上尼龙纸,防止灰尘及昆虫之类掉入缸中污染水质。

农村里还有一句话叫“穷灶门,富水缸”,意思是灶口整洁,别人一看这户人家很“指正”。而“富水缸”则别有它意,如一旦发生火灾,满满的水缸就派上用场了。你看,灶头的背面不是写着“火烛小心”或“小心火烛”吗?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用上自来水以后,水缸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偶而有人家腌菜还用得着,或养花或养鱼,但绝大部分人家嫌磕磕碰碰,绊脚绊手,而且占了地方,都以为累赘,因此丢弃。我老家的几只大小不一的缸早已不知去向,而对我来说,那些曾经承载沧桑过往的水缸似乎还有亲切感,不会忘怀。

陆炳祥



春雨赞

岁月更新又一春。当龙年寒冬带着刺骨的朔风慢慢离去,蛇年早春淅淅沥沥的雨水便悄悄地飘洒下来。的确,春雨是挑着季节而来的,正如杜甫诗中所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着春雨的来临,告示人们,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春雨,她不像夏日猛烈的狂风暴雨,她绵绵潇潇,步履轻盈,随风摇曳。悠悠的雨丝,伴随着和煦春风,带几分“沾衣欲湿”的含蓄和“润泽如酥”的温柔,唤醒人们迎春的心灵,这也许是“润物细无声”的意境吧。

一场春雨后,草木初萌,花枝孕蕾,万木峥嵘,大地的色彩开始斑斓起来。公园里绿嫩的幼叶缀

满树枝,新芽探头探脑,争先恐后;河边一排排的柳树,长长的柳丝随风飘逸,不时地轻吻我的额头,在涟漪水波中留下清澈的晃影;花坛上绽放的鲜花,仿佛穿上缤纷的衣裙,抬头仰脸,露出了迷人的笑靥……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雨沐浴后,不管是城市,还是乡间,处处鸟语花香,一片绿意盎然,给大地带来浓郁的春意。春雨是美的,美在她的自身,美在她的灵性,她是哺育生命的甘霖,是春天的使者,带来蓬勃生机,诠释着美好希冀。

“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蒙蒙细雨中。”我喜欢这温柔细腻的江南春雨,氤氲出浓郁绚烂的恬美诗意。

韩伟定



作品

本版主持
赵培希

浙江老年报“诗文·浙里养俱乐部”是艺术交流的天地,书友、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互相欣赏和点评,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

扫描二维码,加管理员为好友后,发送“诗文”两字,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

原创作品一经录用,将获相应积分,今后本社通知时,可兑换俱乐部福利,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



黄旭华在上海交大演讲
图据上观新闻

深海功勋——致黄旭华院士

海,以最沉默的方式
讲述着一个名字,黄旭华
这个名字,重如万吨巨轮
在历史的洪流里
犁出深刻的辙

那是个硝烟刚散
却又暗流涌动的时代
新中国在寒风中
急需海防的铠甲

他,怀揣着滚烫的报国心
踏入深海的秘密
像踏入一场无声的战役

神仙湖

湖面宽广碧如玉,
石壁陡峭似屏风。
南岸荒野山岭犴,
北堤坦途石径平。
老树嫩芽百年春,
野鸭戏水一往情。
游人与湖皆画中,
凡是来客赞美名。

顾建生

漫步故里

正月驱车故里回,
暖阳煦煦映红梅。
水滨竹影农家院,
山畔林荫土石台。
花绽浅香清韵至,
叶新疏影绿春来。
早樱初染岭头见,
欲与仙桃竞艳开。

许超英

泛黄的图纸上
数据与线条
搭建起国之重器的骨架
算盘珠子的碰撞声
敲打着时间的鼓点
为核潜艇的诞生倒计时

试验的海面上
风暴与质疑一同来袭
失败的苦涩,如海水般咸涩
但他的脊梁,比礁石更坚硬
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站起
目光始终向前

终于,那钢铁巨兽
从深海中呼啸而出
那一刻,海浪欢呼
他的泪水,混着海水
洒在这片他守护的海

如今,他的身影已融入岁月
但他的功勋
像深海的山峰,永远屹立

在每一朵翻涌的浪花里
在每一声激昂的汽笛中
他是民族的脊梁
是永不落幕的传奇

张凤仁